

人物

People

天才與自閉，原來只是一綫之差；天才被當自閉的悲劇，原來不斷重演；孩子被判定為自閉童，原來率先放棄他們的是其父母。

不過教育心理學家藍容能把自閉童變Band 1名校生，甚至變出數學天才。

這位「自閉童救星」沒有魔術棒，她只相信：「人人與生俱來無限潛力，庸才抑或天才，只靠你是否願意撥出時間、給予空間去發掘。」

職場上要做千里馬的伯樂，可能也是同一道理。 ■本報記者 陳正怡

2000年，藍容接見一名已被診斷為弱智和自閉的8歲童，6年以來不斷重讀幼稚園，但經她評估後，發現其思考力很高。藍容坦言，該童的父母也不太相信她。

那年該童讀小一，其表哥是奧數代表，他會做表哥6年級的奧數作業，「第一次見到一個自閉但咁叻的小朋友，覺得佢IQ去到130以上高智力。」藍容說。

易被錯誤標籤 埋沒高智商

這些年，藍容接觸過逾百名被誤診為自閉的小童，有小童被評為自閉和發展遲緩，3歲已要排隊入特殊學校，但2005年遇上藍容後改變命運，2013年入讀Band 1學校。「很多所謂自閉的小朋友被人mislabel（錯誤標籤）為自閉，但是我可以救回他們。」

藍容說，近10多年見的小朋友智力很高，但其實被埋沒，很多都是「Micro-thinker（微格思考者）」，「他們諗嘢很symmetrical（對稱），做嘢好慢，俾人話好固執、自閉，即是以為他們做得慢就是蠢、做得遲，但往往諗嘢是好犀利。」

藍容遇過的案例多的是，一名被診斷為發展遲緩及自閉兒童，讀了5年幼稚園，被強行要求重讀K3，「他6歲時畫屋、樹、人，畫的屋是真實大廈，不是尖頂的；他畫畫很realistic（現實），架車一直行，不夠地方畫，叫他畫後面，他可以講到架車距離近了，棵樹大了，大廈細了，反映他識計算距離，這樣的智力根本高到飛起。」藍容認為要該童重讀根本荒謬。

另一名被評為弱智的5歲女童，被國際幼稚園不斷要求重讀，父母也不相信，覺得很激氣，結果藍容診斷證明為「Micro-thinker」，女童升讀小一後成為班中高材生。

「自己大學畢業 怎會生自閉兒」

藍容強調，自閉童智力高，極富潛力，每次做評估都願意花上2小時，去找出他們的長處、優點：「（每人）與生俱來好多潛力需要被發掘，我覺得自己是那個人，給予足夠時間就可發展他們（患童）的能力。」

不過藍容發現，父母都是最先放棄自閉童的人。她憶述，曾有一名自閉童往求診時，鼻涕都黏在臉上，但原來父母住筆架山，一個是紀律部隊高級職員，一個是財務主管，「但他們兒子是poor kid，告訴他們兒子可能有中耳炎，他們又不理，但又要帶他來見我，似是放棄了。」

她認為，父母放棄，都礙於面子問題，他們不能面對，「自己大學畢業，怎會生出一個自閉兒」，而尋求評估和培訓，大多是將問題「掙掙人處理」，「家長一睇自己子女就似盲了，用自己價值去看待（子女）生命，但我說不是，子女是掂的，要看看他們的潛質及優點。」

社會宜改變思維 勿認定自閉

藍容認為：「生命不是mechanical（機械），是需要靈活、創意，及對潛能的敏感度，尤其自閉童極具潛能，只是有待發掘的機會。」她說曾有家長帶來15歲兒子，說他讀書不成，但她發現這男生說話很犀利，對答如流，他看事物很立體，其後送往美國升學，因為可配合電腦和3D影像，有不一樣的發展。「不是認定他們是自閉，不是要step down（拉倒）他們，當他們是second citizen（二等公民），亦不是抱救濟觀念，要用high tech（高科技）去訓練佢哋。」

藍容相信，自閉童將來可能是領袖，他們定力夠、很聰明，是很忠心的員工，「可能在某方面有傑出才能，有一些好發明足可能得諾貝爾獎。」她寄語社會可以改變思維，不再認定他們是自閉。



藍容希望日後可為自閉童設立幼稚園、社企、長者村，一條龍照顧他們所需。（受訪者提供圖片）

時間+空間

自閉童可變天才

人人潛力無限

心理學家發掘孩子天賦



藍容：自閉兒女 父母最先放棄

誤診多 音樂天才「困」特殊校

評估不足

10歲自閉童未入廁所就脫下褲子，叫家長頭痛。但藍容提醒，只要了解就會知道其實是學校訓練學生如廁時，因人手不足要他們未入廁所先脫褲，該童經評估才知是音樂天才。

每1萬名0至14歲的港童中，就有16.1名患有自閉症，不少於斷症後獲安排入讀特殊學校。

學校訓練 未入廁所先脫褲

藍容曾見一對父母指其10歲自閉兒於商場如廁，未到廁所已脫下褲子，行為古怪，因而求助，經評估後驚覺其音樂方面智力很高，「整首大長今的音符都可哼出來」。

她說：「原來他（患童）就讀的特殊學校，因為不夠人手，要訓練學童未到廁所就除定褲。」不過，由於該名患童已於特殊學校就讀小四，難以重返主流學校，結果被迫留於原校，藍容大歎「浪費」。

藍容自千禧年接觸首名自閉童以來，至今已為逾百名自閉童進行評估，發現大部分都是誤診個案。於她眼中，自閉童智力極高，思想極細又多維，以致回應緩慢，卻被誤作發展遲緩、弱智，被安排到特殊學校。

自閉與弱智 坊間容易混淆

她直言，港童3歲就要到母嬰健康院做智力測試，看的不是幼童潛力，反而集中於幼童的問題。她說：「一個清單係咁剔，無眼神接觸就一個剔，不說話又剔，剔夠幾多就有甚麼問題。」但從臨床經驗中，藍容發現坊間多混淆自閉與弱智之別：「兩症好不同，弱智是有自閉的特點，但自閉懂得如何自我behave（表現），不能混淆。」

正因本港常用的評估，僅針對幼童問題所在，藍容參考美國準則，從經驗中發展出10種包括語言、顏色、聲音、氣味等表達能力，以評估自閉童的潛能。「美國是多集中於他們的才能，給予更多的尊重。」她說。

從小訓練獨立 不恃「細」靠人

兄妹情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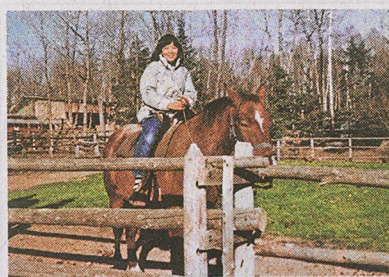
今日父母最怕子女變成港童，作為教育心理學家，藍容沒有甚麼貼士贈家長，但作為3位哥哥的妹妹，她深深體會自幼哥哥不讓她恃「細」靠人之道，是對她的最佳訓練。

藍容要發掘自閉童的才能，觀察力要特別強，這或與她哥哥的訓練有關。藍容自幼就跟哥哥行山探索，她記得，小時大哥最愛跟她玩「找石子」遊戲，叫她認住手中小石，然後丟去小石堆中，叫她找回剛才手中的小石：「那時覺得好得意，都幾深刻印象，其實是大哥訓練我的觀察能力。」

找石子遊戲 培養觀察力

藍容印象最深刻是小學時，父母上班無人照顧，只能跟哥哥外出，「哥哥同朋友坐着唔理我，要吃甚麼就自己叫，我又唔識叫，之後哥哥話走喇，去踢波。」結果哥哥叫了一份外賣三文治給妹妹，藍容說她那次學懂不可以說「求其、是但」。

她說那時才小二、小



藍容自小受哥哥影響，愛挑戰、探索自我，所以課餘、公餘時都會積極參加歷奇活動。（受訪者提供圖片）

三，但不可以說自己年紀小，「哥哥會話：『我那時細個仲叻喇。』他們給我的訓練好好，要我自己去經歷、去考驗。」

藍容成立組織協助自閉兒童，取名「正向生命」，是對照顧患童年少至年長的願景，正如其生命態度一樣。她笑言，父母天性樂觀，遭逢戰亂亦把握機會認字讀書。「父母

好正面，好有毅力，我媽媽好cheerful，我們小朋友時都成日鼓勵我們讀書。」

愛挑戰自我 可填補不足

藍容至今仍不斷學習，而在課餘、公餘時間更參與不少歷奇活動，熱愛挑戰自我之情從不減退。她曾經到演藝學院教學半年，都是為挑戰，「想看看自己教書悶悶悶，點知又OK（可以）。」她說這樣的挑戰可「填補自己不足」，就如她為自閉童訓練一樣。

冀建幼稚園長者村 一條龍助人

理想目標

「如果10分滿分，他本身已有8分，我只要給他2分；但如果他只有2分，我要給他8分，要我做很多知識和空間，那是很犀利。」藍容的目標是要做出8分的人。

眼見港府每年均着力協助自閉症兒童，卻未能真正對症下藥，誤診個案反而趨增，藍容2013年得兄長義助，自掏腰包成立「正向生命協會」，靠一己之力，全職協助這班被社會摒棄的自閉族。

成立協會 重建生命價值

協助自閉童，並非藍容開初想法，由選讀教育及心理學，至投身突破青年村，她一直都只想著要「建立生命」。於突破青年村擔任臨床教育心理學家期間，藍容是專為被警司警誡或趕出校的邊緣青年，重建生命價值。

直至遇上一名以劊手換取生命釋放的中學女生，以及其後私家執業，見盡不少自閉誤診個案，藍容認真覺得應「推動正面的生命」，協助這群極具潛力、卻又被社會「歸邊」遺棄的一群。

藍容有心，卻苦無財力，又慘被業主欺騙。她透露，曾與大學朋友商討成立協會，到付諸實行

時，「朋友」突然「耍手擲頭」，租下場所後附近又大興土木。她說：「自閉症童怕嘈，之前已問清業主，地產商話不會嘈，結果開業後一年都不能接收個案！」

藍容最終幸獲哥哥捐款200萬元，不斷「泵水」補助，更獲建築師弟弟襄助，義務裝修會址，協會方能運作至今。

僅收支平衡 自己無支薪

她直言，至今協會僅能收支平衡，向員工支薪，自己卻「一個仙都無落袋」，惟仍對未來有一套計劃。她解釋，自閉童智商高、能力高，一般特殊學校未能協助，故計劃建幼稚園，以因材施教的方式教育這批兒童，料需500萬元，現已積極覓地及籌款。

面對投入社會的自閉成年人趨增，藍容認為他們「上車」實比普通人更難。她指，曾有23歲患自閉的殘奧游泳代表，為退役後生活做準備，思維豐富、潛力極高，卻只能做洗車、抹窗工作：「希望可以推動一條龍服務，社企、青年宿舍，甚至想有（針對自閉患者）長者村，讓他們有空間可以發展。」這是藍容希望日後可做到的目標。